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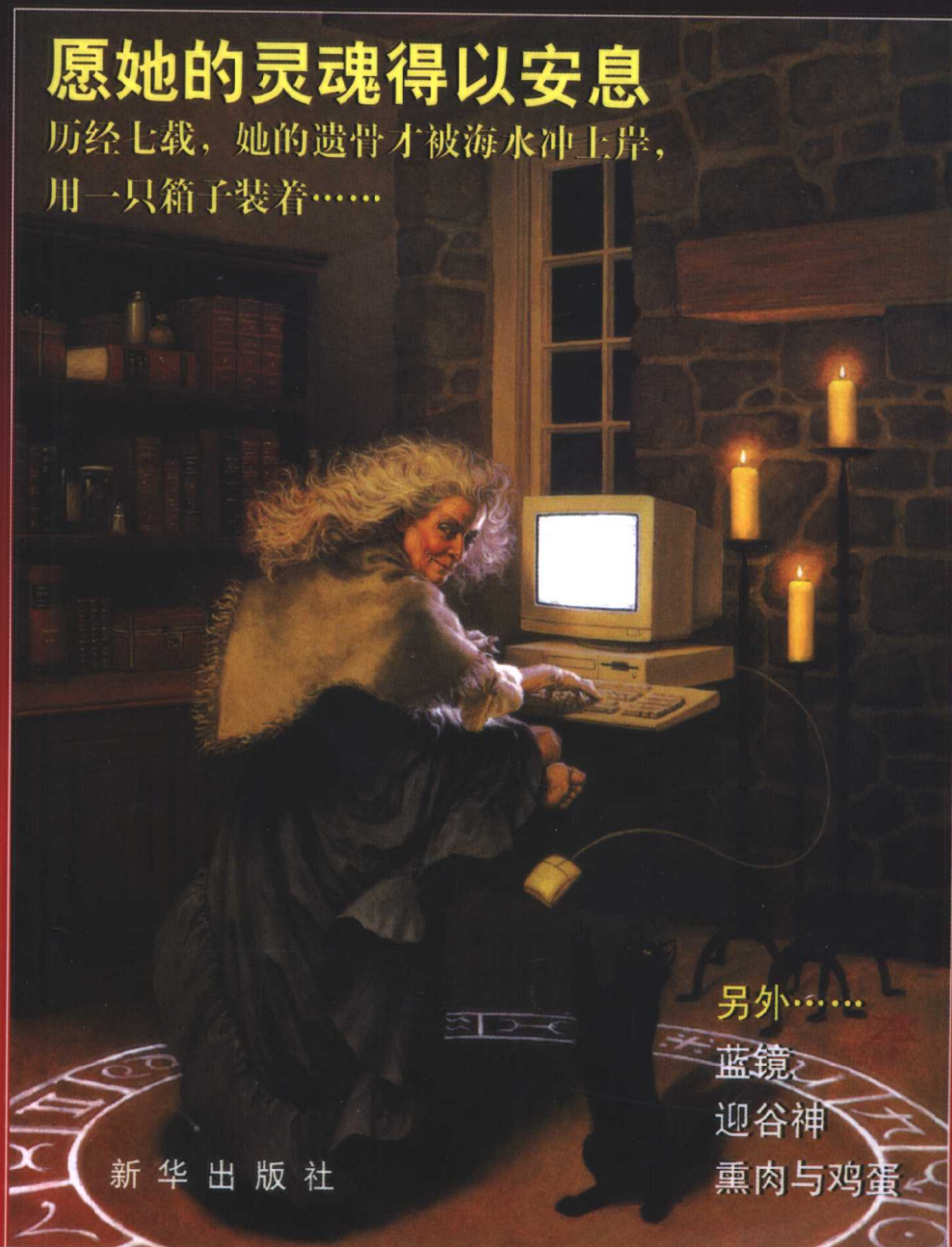
M

ALFRED HITCHCOCK'S MYSTERY STORIES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6

愿她的灵魂得以安息

历经七载，她的遗骨才被海水冲上岸，
用一只箱子装着……



另外……

蓝镜

迎谷神

熏肉与鸡蛋

新华出版社

Myst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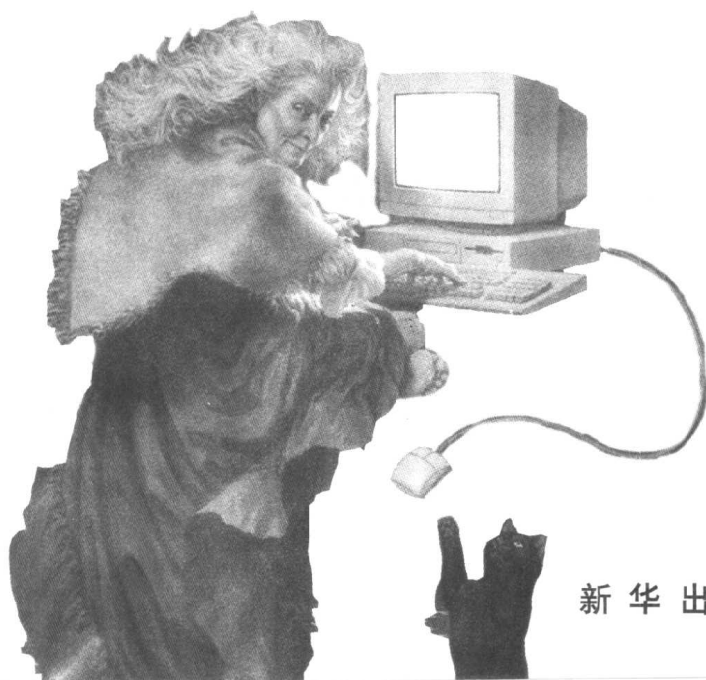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李东红 译

[美]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6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6/美国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李东红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8

ISBN 7-5011-6238-7

I. 希… II. ①美…②李…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265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2-1296

本书由美国 Penny Publications LLC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6

(美) 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 编

李东红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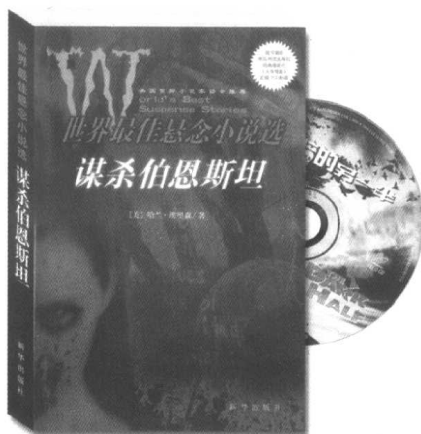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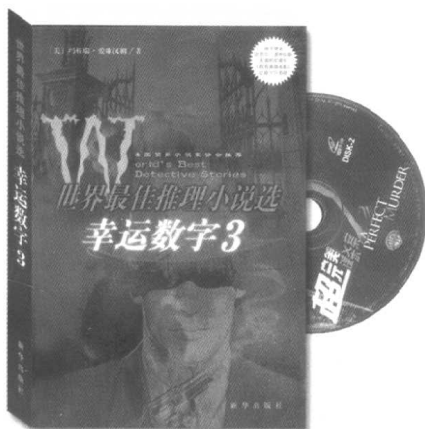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4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38-7/I·365 定价: 9.80 元

只需 **56** 元，就可获得：

- | | |
|--|---|
| 1、《世界最佳恐怖小说选：猴爪》
恐怖电影《黑暗的另一半》正版VCD | 3、《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谋杀伯恩斯坦》
悬念电影《火车怪客》正版VCD |
| 2、《世界最佳推理小说选：幸运数字3》
悬念电影《超完美谋杀案》正版VCD | 4、《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红死》
恐怖电影《蝙蝠》正版VCD |



邮购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新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43

联系电话：010-63073595

联系人：黄绪国



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



每册定价 19.00元，每册中有100多幅隐形图案和文字，只有用本书中附送的照魔镜才能阅读。

邮购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新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43

联系电话：010-63073595

联系人：黄绪国

目 录



愿她的灵魂得以安息..... (1)

历经七载，她的遗骨才被海水冲上岸，用一只箱子装着……

我不是斯姆基派来的..... (42)

当我打开房门时，发看见三把枪，两把对着我，而另一把对着我的妻子和女儿……

泥流 (50)

一位老太太乘车进城，去为一件五十年前的事打官司。当夜幕降临时，泥石流阻住了汽车的去路，这是一个以泥流为屏障的黑夜……

www.HeistGame.com (81)

电脑高手菲尔接受了一个网上游戏的邀请，在游戏中抢劫银行。后来无意中发现他们每一次网上行动都在现实生活中被复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CONTENTS



蓝镜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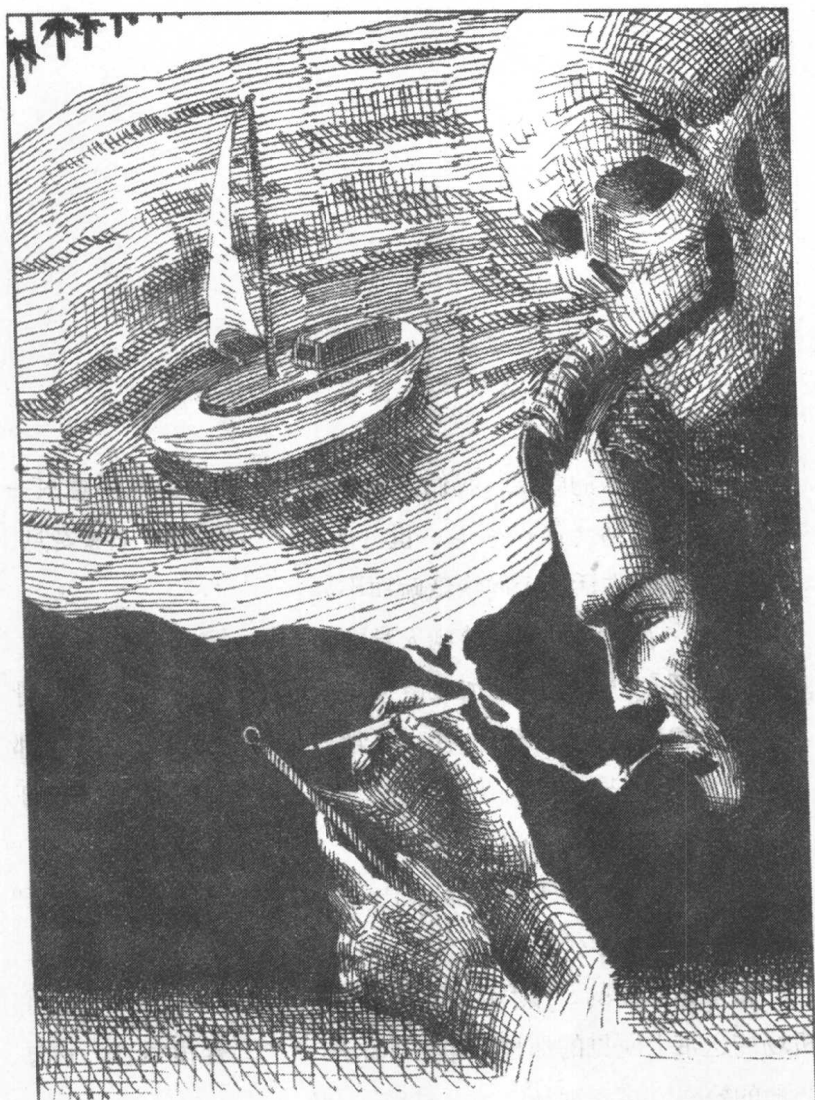
一颗炸弹飞进罗马尼亚，你想都来不及去想那些战斗机。它看起来是那么美，但飞机撞下去时它却像铁一样硬……

熏肉与鸡蛋 (151)

在遭到袭击之前的那一刻，他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她前额上乱糟糟的金发，还有她冷冷的笑容，绿色的眼睛，一双瞳孔好像是涨成了无底洞……

迎谷神 (160)

西京监狱里的一个僧人，犯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案子——抢劫兼谋杀。那个犯人已招供了，但证据都在空气中蒸发了……



愿她的灵魂

得以安息

伯尼·迪贝尔

思路渐渐清晰的时候，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春风得意只一时，伤痛则会伴你一生一世。所以……愿她的灵魂安息，这应验了一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过去，我从未见到过装满人骨的箱子。

由于受到盐水浸泡，加之微生物的作用，箱子内所有的骨头关节都已断离，肋骨，椎骨、腿骨、臂骨、脚骨及手骨等都散乱地堆在一起。不过一位来自关岛纪念医院的病理学家已证实了其头骨应属于一中年女性。

头盖骨上有一明显的不同于普通女性的标志：她的左太阳穴处有一小洞。

箱子是铝制的，用麻绳缚着，麻绳是在诸如马尼拉和曼谷机场传送带上所见的那种。箱子原来用一把耶鲁锁锁着，不过当地的警察已将它锯开。

我当真不想介入此案。我的工作单位是芝加哥警察局所属的第三警区，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我那时正在休假，我和索菲娅来到西太平洋就是为了能够好好地放松一下：我该好好放松一下了；当然，说实话，索菲娅更应该。

然而，无论怎么说，现如今我却站在了装着空调的关岛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两只眼睛盯着那堆骨头。回想起来，那



天顺便去拜访警察局长简直就是个错误的决定。虽然那次拜访只是一会儿的工夫，而且，说老实话，其实拜访的本身就有点探访的意味，即人们常说的“看看在另一个半球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可是，没想到，之后当他们发现了这个箱子的时候，局长马上就想到了我，他打电话说，“我这里有样东西，你可能比较感兴趣。”

当我开着租来的那辆车走在通往警察局的路上时，局长就已征得了他远在檀香山的上司同意，表示只要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立马就可介入此案。

警察局局长本杰明·坦诺里欧身着佩有武装带的棕色制服，静静地站在那里。关岛半数的人都是夏莫洛人，而且几乎所有的警察和政府官员都是夏莫洛人，坦诺里欧自然也是夏莫洛人。我对他的能力一无所知，但至少有一点我很清楚，他不是那种傲慢到连人都不肯求之辈。

我将小手指伸进颅骨的小洞里，正好插得进。我抬头看了看坦诺里欧局长，他会意地笑了笑说：“是的，正好。”

洞口一定是一颗大型子弹留下的，像是 .45 的那种。

“目前有什么进展吗？”我一边问，一边坐到一把直背的铬塑椅子里，而他有些发胖的身体则一下子坐进了桌子后面的一张转椅里。桌子上散乱地堆放着一些马尼拉纸制文件夹以及保龄球赛奖杯等东西。除此之外，像许多人一样，他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妻儿的一张合影，照片是在迪斯尼乐园拍的。桌子一角插着一面美国国旗，另一角则是一面关岛旗。

他告诉我说：“箱子是被两名‘拾壳者’发现的……”他见我眉头紧蹙，知道我一定是没弄明白“拾壳者”为何物，于是就笑了笑说道：“就是拾贝壳的人，我这里说的壳当然不是你想象中的炮弹壳，而是指海滩上随处可见的那种贝壳。这两个年轻人潜游时，在水面下仅五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它。也许你



已经知道赛帝海湾最近刚刚遭受了台风玛丽的袭击，我们估计箱子是被海水从大海深处冲上来的。”

他拿出一张小岛地图给我看，该岛大约有三十五英里长，其形状类似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武器——飞镖。上半部向东北和西南延伸，下半部则向南北伸展。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岛子弯曲处的西边，共分成六个小城，这里曾是一些夏莫洛人的村庄，而今这些村庄已合并在一起，成了一个大城市的人口稠密区。关岛被一个珊瑚礁所包围，珊瑚礁有几处缺口是自然断裂开的，而另外几处则是人工炸开的。这里有几十个带小沙滩的海湾、几十个岬角、还有数英里长无人居住的沙滩。

坦诺里欧用中指轻敲着地图上西海岸下游的一个小海湾，它正好位于关岛南端及其首府阿加尼亚市的中间地带。“这是赛帝海湾，”坦诺里欧说道，“去这儿有两种方法，一是乘船，二是坐着长拖车，经由一条穿越山谷的公路”。他把身子又往后坐了坐，将十指交叉着放在腹部，冲我叫道：“中尉。”

“叫我迈克就行了。”

“那好吧，迈克，”他用手指了指箱子，“我们已经知道她是谁了——是通过她的牙齿档案来断明她的身份。而且我们觉得已弄清是谁将她装在了这箱子里。”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那还找我来干什么呢？”

他听了轻声地笑起来，腹部的肌肉也随着他的笑声一起一伏的。

“找你来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们没有十分的把握，第二，这一切将会很冷酷。”

听到这儿，我几乎脱口而出：“任何冷酷的东西在这雾气蒙蒙的岛上都会受到欢迎的。”但我还是忍住了，相反却说道：“说说看。”

他用指节敲着一个古老的马尼拉文件夹告诉我说，所有的



资料都在这里，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下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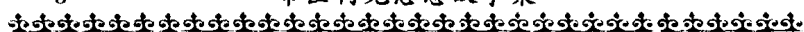
其实他当时并未直接介入此案，因为那时他还不是警察局长，而是一名海岸警卫队的上尉，一直忙于其他几桩案子，因此他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缘于这份卷宗以及他个人的一些非官方的回忆。

早在七年前，弗兰克林·安德伍德与贝特西·安德伍德驾着他们那条三十八英尺长的双桅船“多撒尔·芬恩”号，进入了阿加尼亚的小船避风港。当时，弗兰克林二十八岁，刚读完两年的牙科学校，但从没实习过。毕业后，他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父母萨姆·安德伍德和玛莎·安德伍德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开个诊所，可是他却用这些钱买了一条双桅船，然后驾船驶往夏威夷。他在夏威夷游逛了一年，在那儿他与贝特西相遇，并结了婚。之后的一年里，他们夫妻俩就穿梭于西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之间，最后才到了关岛。

贝特西当时二十九岁，长得非常漂亮。在夏威夷找到工作之前，她曾在旧金山做过社会福利工作。她非常喜欢船上生活，即使是给黄铜磨光或擦洗甲板都乐在其中。她将原来的船名改成“多撒尔·芬恩”，只是因为她已经过世的父母都是芬兰人。嘿，这真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

安德伍德夫妇因为喜欢关岛，于是决定将家安在那里。富兰克林被介绍进入一家牙医诊所工作，每月在那儿干十天，而贝特西则找到一份零工，对申领食品券者进行核对。很快他们就被自诩为“美丽的关岛人”的人们所接纳（而且岛上有这种理念的人不在少数）。关岛“希尔顿树吧”是关岛人的海水浴场。

我和索菲娅当时就住在“希尔顿”，所以曾数次出入过“树吧”。那里确实很不错，它建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下，里面的桌子均用熟铁做成，而桌面都是玻璃的。女服务员里既有总是



面带笑容的美丽白人小女孩，也有难见一笑的夏莫洛小女孩。静坐于此，你可以观看珊瑚礁以内水域里的游泳者、潜水者以及风帆冲浪者。那些珊瑚礁可以把冲进图蒙海湾的汹涌海浪挡在外面。

可是突然有一天，安德伍德夫妇和他们的船一起消失不见了。人们在赛帝海湾找到了他们已经倒扣过来的救生艇，救生艇还系在帆船的锚绳上。

于是人们推断：他们一定是从阿加尼亚附近的小船避风港出发，顺着海岸线航行到赛帝海湾的，小船避风港距赛帝海湾大约二十英里。如果顺风，只需几个小时便可到达。他们用救生艇进行斯库巴潜水时，救生艇突然翻倒，结果他们落水而亡。他们要么是被潮水卷进了大海，要么就是被鲨鱼吃掉了。

可问题是：他们的帆船到底出了什么事故？

初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因为粗心大意没有系好锚绳，而下午风又特别大，于是锚绳松开，帆船漂向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菲律宾群岛。尽管出动了海军搜寻都没有找到它，不过，在那么宽阔的海域出现这种结果实不为怪。

最终的结局是：几个月后，船出现在夏威夷，船头饰像和船名牌都不见了，而且船体原本的象牙白色被涂上了一层淡紫色，船名则变成了“沙钱 2 号”。但是，尽管船体已被涂上了新的颜色，船名也改了，可是，码头上的老水手们还是能够辨认出它来，因为，安德伍德医生在这一带呆了差不多有一整年的时间。

犯罪嫌疑人是约翰尼·桑普森和贝基·桑普森。按其名字推断，这两个人应该是夫妻俩，但后来经证实，二人根本就未结婚，男的真实名字是罗伯特·罗伯茨，女的叫基梅·菲尔德斯。罗伯茨三十五岁，是一位喜欢冒险，又迷恋海滩的老兵。

他那浅棕色的头发很是浓密，只是头顶部位却有些稀疏。



他的胡子全部是红色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身着蓝色牛仔褲，上身赤裸着，给人一种人高马大，身强体壮之感。

菲尔德斯，三十岁，是美属东萨摩亚首府帕果帕果土生土长的白种人。她高高的个子有点纤瘦，说起话来声音沙哑，总爱穿着一件非常暴露的三角背心和一条更加暴露的短裤。

如果她能把头洗一下，身材再胖点，说话的语气再柔和一点，那她会是一位比较能让人喜欢的女人。

他们两个人开着他们又旧又漏油的“沙钱号”帆船缓慢而艰难地进入了关岛海域。由于帆船的备用发动机出了故障，他们只好沿着帕西欧西侧，在阿加尼亚小船避风港入口处的浮标之间穿梭。

“现在，几乎没有人还会那么做了，”局长说道。可是桑普森夫妇却只能这样。风向突变后，他们连人带船被抛向空中，之后又落到了礁石上。几条船上的船员们把他们从礁石上解救下来，并将他们和船一起拖到了小船避风港。而“多撒尔·芬恩号”便是他们在此处的邻居之一。

据目击者回忆说，他们二人脾气暴躁，经常酗酒，不仅他们自己常常毫无原由地大吵大闹，有时还冲其他人大喊大叫，特别是对他们住在“多撒尔号”上的邻居。

罗伯茨与菲尔德斯在夏威夷被逮捕。以合谋偷盗“多撒尔·芬恩号”而受审，最后被宣判有罪，菲尔德斯被判入狱一年，而罗伯茨则因有犯罪前科被判入狱三年零六个月。

目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他们与安德伍德的失踪案联系起来。

我停下笔，抬头加了一句：“请别忘了，也有可能这事根本就不是他们干的。”

“是的，确实有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光凭猜测就下此断语。我已经查阅了那几个星期的航海日志，想排查一下除他们以外

还有谁在那儿停靠过。请相信我的话，至少在你能排除桑普森夫妇有作案嫌疑之前。因为你根本就没法把其他人列为嫌疑对象。比如说，生活在一条古老的大船上的一位六十多岁的皮肤病医生和他三十来岁的妻子，你能怀疑他们有作案的可能性吗？或者你会去怀疑一对乘坐一条四十英尺长快艇的新婚夫妇，他们可是每年靠父亲给予的十万美元过日子的；亦或像……嗨，算了吧，他们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的。”

“那你就从没想过，作案者有可能是某个来自海滨的人，但他却不是船坞区的常客？”

“如果有，那保安们应该能记得住。”

“你是否与港区负责人谈起过发现了这些人骨呢？”

“现在的港区负责人已不是原来的那位了。原港区负责人七年前就死了。他是在一次出海捕鱼时葬身大海的。”

“这么说他死亡的时间正好是在安德伍德夫妇失踪之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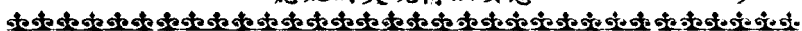
“是的。”

他当然是十二万分愿意将有罪的标签贴到罗伯茨和菲尔德斯亦或其中之一的头上了。这其实很正常。不信，你可以随便打听一下哪个警察。一个未果的案子就如同一块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肉一样难以下咽，而有了结果的案子则像苹果馅饼一样很容易下肚。

我叹了口气，伸出晒得微黑的胳膊，对他说，“局长，我还没有完全晒黑呢。”

他大笑了一声，咕哝道：“迈克，这案子不会牵扯你太长的时间，至少根据他们对你在芝加哥的评价我可以这么推断。”

“听他们说，都是些奉承的话。”我想了想，接着说，“局长，此案我还有许多地方搞不明白，不过最突出的一点是……”



说到这儿，我打住了话头，于是坦诺里欧局长接着说道：“是，”他略微显得有些不自在，“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安德伍德夫妇的失踪有可能是谋杀，对吧？”

我点了点头。

“我们这儿犯罪率很高，但大多数都是些地痞流氓之间的案子，比方说酒吧外的伤害案；瘾君子抢劫水手案；或者是按摩院里发生的打架斗殴案等。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怀疑此案系谋杀所致。因为此类事情在我们这儿简直就是司空见惯。这就像在岩石上钓鱼的人会被海浪卷走；斯库巴潜水者可能溺水；船只会颠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

“安德伍德夫妇不会游泳吗？”

他的神情略显不安，“不，他们会。”

我暂且撇开了这个话题，接着问道：“难道就没人发觉罗伯茨和菲尔得斯不见了吗？”

“警察到小船避风港去了解情况时，他们还呆在自己的船上呢。迈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案卷里也有记录。在安德伍德夫妇失踪后，他们总共在那儿呆了三天。他们根本没找人修过发动机，而是在那儿等到风顺时把船开出港口。没有人会关心他们去哪里。不过，他们不在倒真是件好事。”

“那，他们一定是先将‘多撒尔·芬恩号’藏在某个地方，回头将自己的船开到那里，沉入水底后，再驾着新船离开的？”

“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推断的。”

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心想：应该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的，或许有人也曾有过疑问，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放弃了吧。唉，谁让我当时不在场呢。况且，许多年前我就学会了不可以根据错误的想法去评判别人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再深究。其实，我应该的。

“你的意思是当时吗？”



“是的，我们发现了‘沙钱号’，好像是在两年后了。因为岛上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想到一只小船可以藏在那儿达两年之久。不过，确实有许多的丛林从来就没人进去过。也许你看过有个叫横井的日本落伍兵的故事，他在被捉之前，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七九年，整整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就藏在那个岛子的中心地带，以为战争仍在进行，或者一投降就会被枪决。”

“是谁发现了小船？”

“两个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边问边准备好圆珠笔做记录。

“这……想不起来了。”

“也罢，我可以查一下卷宗。”

“那上面也没有记录。”

“我可以看一下那只船吗？”

“可以的。我们把它撂在原地了，就在雷特旁特海岸线的从林里。”他把它读成了拉泰。

“它位于此岛的北端，是安德森空军基地的一部分。这可能也是它一直未被发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罗伯茨和菲尔得斯把它拖上岸后，又用滑轮组把它推进了丛林里。”

“那你们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原地呢？”

“这个嘛，你知道，即使他们是盗贼，可东西还是他们自己的。而且，他们的罪行一旦得到惩罚了，那他们就有权回来取走它。尽管它不值几个钱，可应该这样。”

“你的话倒提醒了我，是你让人逮捕他们的吗？”

“噢，是的。”他咧嘴笑道，“那个男的，现在还在夏威夷，但女方出狱后已回到了帕果帕果，嗨，多么短暂的罗曼史啊！他们先是被抓进去，接着受审，最后被释放。因为一旦他们说自己对谋杀一无所知，你就没办法拘留他们。”